

第一部分：論古今中外政事

1. 秦始皇功罪平議
2. 生於憂患說
3. 舜治四罪而天下咸服論
4. 孔子不避世論
5. 含英咀華——讀《中說》筆記
6. 息內爭議
7. 左傳臧武仲不能誥盜感言
8. 對於一年來清華學生會的感言
9. 災區通信
10. 災區通信（二）
11. 對於清華董事會的宣言的討論
12. 我的態度和主張
13. 留美通信
14. 第二次懇親會報告
15. 羅隆基君通信——談中文改良事
16. 留美通信（二）
17. 芝加哥同學個人新聞
18. 關於新清華學會及改組董事會二事的答覆
19. 清華同學會威斯康辛大學支部來函
20. 留美清華同學會緊要公函
21. 愛斯葵士
22. 英國憲政論
23. 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
24. 行政學總論
25. 漱溟卅後文錄
26. 政治思想之變遷
27. 服從的危險
28. 平等的呼籲
29. 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
30. 現代文明裏的世界政治
31. 《政治論文》序
32. 我對南開的印象——紀念南開三十周年
33. 主義上的第三條路——聽艾溫斯教授演講的感想
34. 戰後是怎樣一個新世界？

1. 秦始皇功罪平議

始皇之功，功在焚書。始皇之罪，罪在不焚書。老子稱聖人之治，常欲使民無知無欲。又曰：行不言之教。夫三代以前無書籍也，無典章也。其所為治，自然而治。其所為教，自然而教。仁莫知其仁，義莫知其義。堯焉舜焉，斯大同焉。由是而文章，而學術。由是而竹帛，而書籍。由是而典章。由是而法制。夫而後禹以之治夏，湯以之治商，文武周公以之治周。三代之治，成小康焉。降而春秋戰國，仁義道德之說有矣。虛無無為之說有矣。為我矣兼愛矣。約縱矣，連橫矣。著於書，述為紀，筆於史，撰於傳，編於簡冊，勒於金石。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是非非，非是非非，而天下已大亂不止矣。故曰：慧智出有大偽。夫大同之化，化於無書。小康之治，治於有書。春秋戰國之亂，亂於多書。欲天下後世受大同之治，則焚書可也宜也功也。欲天下後世，永為春秋戰國之亂，則焚書不可也。不宜也。罪也。昔者楊子之鄰亡羊，請楊子之急追之。既返，問獲羊乎？曰：無之。曰奚無之。曰多歧路。歧之中又有歧焉。歧之歧又再歧焉。吾不知所之也。彼諸子百家之學術，歧中之歧也。歧而再歧也微。微始皇一火之功，則天下後世之不大迷大亂者。幾何哉？雖然書已焚矣，而天下後世卒不免於迷不免於亂者。吾又不能不謂始皇不焚書之罪也。秦之焚書私家之書，焚矣。秦紀未嘗焚也。民間之書焚矣。博士所藏猶在也。高祖之興，相者謂之曰：嚮者夫人嬰兒皆以君貴，君相貴不可言。高祖遂起於沛。始皇焚百家之書。而獨不焚卜筮之言。相者得其術，誘高祖以滅秦。此始皇焚書不盡之自貽伊戚者也。然尚非吾之所以罪始皇者。夫治天下者果待書耶，則堯舜不足以為聖。書果可治天下耶，則春秋戰國不宜亂。以著

* 原載《清華週刊》1916年第81期，第4-6頁。北京清華學校出版。原文並無標點標號，本文標點由編者劉志強增補。

書之人之身，猶不能致治於一時；紙上之空談，安足垂法於萬世。不焚則已，焚則天下之書盡付一炬，何愛於博士之藏，使留餘孽於天下後世哉。且有孔孟及諸子百家之徒而後有書，非有書而後有孔孟及諸子百家之徒也。有斯道而後有書，非有書而後有斯道也。道可道，非常道。道者天道也。自然之道也。始皇焚天下之書，書焚而道未焚也。書以言道，書且亂道，道不必書，書不盡道。孔孟及諸子百家之徒，可著書傳道於秦之前；後之人，又何不能著書傳道於秦之後乎？夫人才隨時運而生，我國則孔孟之沒，不復有孔孟。諸子百家之亡，不多有諸子百家。然而後世孰不曰：孔孟及諸子百家之書猶在耶。孰不曰：孔孟及諸子百家之道猶傳耶。彼書菁華也。彼道神聖也。之人也，之書也，之道也。美矣盡美矣。善矣盡善矣。可仰而不可及矣。可望而不可得矣。可守而不可變矣。噫我國之所以文化日衰，道德日下者，始皇焚書不盡之罪也。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何古今人不相及也。使始皇乘春秋戰國之後，盡焚天下之書。俾後世不復知有斯人，有斯書，有斯時，有斯道。不知堯舜之公。不知夏禹之私。不知征誅之湯。不知吊伐之武。不知桀紂之惡。不知伊尹太公之賢。兢兢業業，合天下之人，成天下之治。油然而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後之大同，安必讓美堯舜哉。惟始皇知焚書，知焚書而不知盡焚天下之書。使後之學者，抱其殘，守其缺。同者從而是之，異者從而非之。非者是之，是者非之。奧矣更奧之。深矣再深之。高遠矣尤高遠之。真者偽之。偽者真之。天下之書，似經非經，似史非史。天下之道，似孔非孔，似孟非孟。天下奔命於學術，天下無學術。天下奔命於禮法，天下無禮法。天下奔命於仁義道德，天下無仁義道德。皆始皇不焚博士所藏，有以作之孽也噫。後之欲求大同之化者，其孰從而求之哉。此則能不一歸獄始皇者也。

以老莊學識，科始皇功罪。頗極恢奇夭矯之觀，未可以尋常繩墨少之也。（趙教員瑞侯評）

2. 生於憂患說

病不皆死，死不皆病，病而不知病者死矣。險不皆履，履不皆險，險而不知險者履矣。憂患不皆生，生不皆憂患；憂患而不知憂患者，不生矣。夏禹知水之為憂患也，過門不入。勾踐知吳之為憂患也，臥心嘗膽。夏越以憂患而生矣，隨帥之臨江也。陳後主縱酒賦詩，宇文文化及之登堂也。隋煬帝樂飲沈醉，陳隋以憂患而亡矣。隆基曰：知憂知患，乃無憂無患。憂不在憂，而在不憂憂。患不在患，而在不患患。憂憂患患，生之道也。憂不知憂，患不知患，憂患之大者也。今天下之人，自以為憂患而憂患者，有矣。本可不憂患而憂患大者，有矣。實有憂患而不知憂患者，有矣。本無憂患而不覺憂患者，有矣。不憂憂而憂所不憂，不患患而患所不患，所憂所患，實私憂私患。不憂不患，實大憂大患。處今日之中國又安得不死於憂患哉。位不高，家不富，黨不大，勢不強，是自以為憂患而憂患之矣。位高矣，尚恐不高；家富矣，尚恐不富；黨大勢強矣，尚恐不大不強，是本可不憂患而憂患之矣。焚梁處燕，沸鼎游魚，尸位素餐，安而忘危，是實有憂患而不知憂患矣。如享大牢，如登春臺，熙熙攘攘，利往利來，是無憂患而不覺憂患矣。憂患可以動心，心死者安可動。憂患可以忍性，性亡者安可忍。夫至心死性亡，則憂者死，患者死，不憂不患者亦死。何則？國家有真憂真患，而不知憂不知患，天下實可憂可患。而不憂不患也噫。陳隋之事，雖曰：已往亦可悲矣。

透關之玉，昆刀切玉。當不是過矣。（趙教員瑞侯評）

* 原載《清華週刊》1916年第83期，第9-10頁。北京清華學校出版。本文標點由編者劉志強增補。

3. 舜治四罪而天下咸服論

罪犯者，天下之公罪公犯也。刑法者，天下之公刑公法也。以天下之公刑，刑天下之公罪，以天下之公法，法天下之公犯。奈之何民，不平且治也。彼四罪者，非罪於舜，罪於天下也。四罪之治，非舜治之，天下人治之也。舜為天下人執法耳。天下人之服舜，非服其善於立法，服其敢於用法也。非服其善於去惡，服其勇於去惡也。立法易，用法難，敢用法於當日之四凶尤難。知惡易，去惡難，能去當日四凶之惡尤難。四凶者，或居高位，或握巨權，與舜同立於堯朝。非天下之至公者，孰敢一旦犯天下之大難哉。隆基曰：法不在嚴而在公，刑不在苛而在當。桀紂之炮烙，秦皇之坑殺。法愈嚴而愈不公。刑愈苛而愈不當。四凶日多，大舜不再。天下之刑不刑，法不法也久矣。老子曰：民不畏死，余何以死懼之？此言刑法之不可恃也。夫法可法於法之所能法，而不能法於法之所不能法。刑能刑於刑之所能刑，而不能刑於刑之所不能刑。與其亂法，不如無法。不公之法，毒於無法。與其亂刑，不如無刑。亂刑之刑，毒於無刑。今日之中國，有刑法耶，無刑法耶。狼狽比周，互相進退，皆驩兜也。跋扈自雄，方命圯族皆鯀也。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共工也。恃險為亂，乘機思擾，皆三苗也。以法治罪者作法，以刑犯者執刑，刑法之所及，及於良而不及於莠，及於弱而不及於強。夫如是，欲天下之咸服也，蓋亦難矣。

平正通達之文（趙教員瑞侯評）

* 原載《清華週刊》1916年第84期，第12-13頁。北京清華學校出版。本文標點由編者劉志強增補。

4. 孔子不避世論

有堯舜而後有唐虞。有禹湯而後有夏商。有文武而後有周。有斯人而後有斯世。非有斯世而後有斯人也。有斯人而後可轉移斯世。非斯世可轉移斯人也。生斯世也，為斯世也。亂則治之，治更治之。不可避，不能避，不必避也。彼所謂避世者，將逃於天地之外耶。不然者，則避其心而不避其身。食斯世，居斯世，聞斯世，見斯世，而自稱避世之人，噫其亦心死而身不死而已矣。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隆基曰：聖人常善救世，故不避世。天為斯世而生聖人，非為聖人而造斯世。聖人以一人治天下，而不以天下奉一人。顏子將之衛，告於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有一人之醫，有一世之醫。聖人者，一世之醫。醫不避疾，聖人不避世。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其在斯乎。

爽若哀梨（趙瑞侯教員評）

* 原載《清華週刊》1916年第92期。北京清華學校出版。本文標點由編者劉志強增補。

5. 含英咀華

——讀《中說》筆記

《中說》王仲淹先生所著，共十篇，每篇為一卷。發輝大道，闡明正理。上宗孔孟，下及老莊。包三教九流之義，集諸子百家之說。大道源流之所匯也。中之義。在《易》為二五。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惟變所適，惟義所在。中說云者，合上下古今之道，而折中之也。隆暑假得是書讀之。覃研蘊奧，揣察微旨。書中格言至語，間有會意，便筆而記之。

(一)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夫英雄為世界不祥之物，亦人類不美之名。楚霸王吒啞一世。拿破崙威振全球。斯二人者，歷史讚美之英雄也。人類崇拜之英雄也。即霸王拿翁亦自命為一世之英雄也。然霸王能知秦漢之強弱，而不能知一己之暴；能勝秦漢之兵，而不能知一己之氣。拿翁能知全歐之虛實，而不能知一己之剛；能勝全歐之敵，而不能勝一己之傲。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霸王拿翁，知人而不自知者也。知人而不自知，智而不明者也。霸王拿翁，勝人而不自勝者也。勝人而不能自勝，有力而不強者也。不明不強，此烏江滑鐵盧之事之不能免也。夫奸莫大於自奸，詐甚於自詐。讐莫苦於自讐。殺莫毒於自殺。不察己之奸，而察人之奸；不責己之詐，而責人之詐，是之謂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敗外來之仇，而不敗自仇之仇，殺外來之殺，而不殺自殺之殺，是之謂敵其所可敵，而不敵其所不可敵。夫知其可知，敵其可敵，常人之事。不足以為英雄。惟知自奸之奸，知自詐之詐，是

* 原載《清華週刊》1917年第114期，第6-8頁。北京清華學校出版。本文標點由編者劉志強增補。

謂自知。自知者明，勝自仇之仇，勝自殺之殺，是謂自勝。自勝者強，明矣。強矣。真英雄矣。

(二) 子曰：早婚少媾，教人以偷。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早婚多妻，始自三代。(《尚書》有鰥在下，曰虞舜)三十不娶，即稱鰥夫。(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媯汭)娥皇女媭，同為舜婦。後世藉詞古人，追跡先聖。鄙風惡俗，流弊無窮。早得先生之言，履而行之，則文明之進步，道德之高超，當不止此也。老子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夫情欲減少，智識充足。不婚者，偉人之事，成偉人之業。一夫一婦，庶人之事，成庶人之業。多妻者，庸人之事，成庸人之業。彼哲學家之笛卡兒康德，不婚之偉人也。科學家之奈端斯密亞丹，不婚之偉人也。文學家之福祿特爾，不婚之偉人也。政治家之加富爾，不婚之偉人也。以不婚之堅志，禦情欲之強敵，養不婚之精神，發活潑之智識。此諸子之所以成其大也。眾人一夫一婦者也。以常人之精神，造常人之事業。先生所謂庶人之職也。供情欲之奴隸，成昏昧之下愚。以庸人之精神，求庸人之事業。非洲人之所以不進化也。早婚妾媵，並而有之。中國之弱，良有以也。夫笛卡兒康德何人也。余輩何人也。奈端斯密丹何人也。余輩何人也。彼能是，何我獨不能是。早婚不如遲婚，遲婚不如不婚。多妻不如一妻，一妻不如無妻。極端之流弊，極端之法以挽之。極猛之疾病，極猛之藥以救之。雖然此中人以上之言，先生之禁早婚，及一夫一婦之道。中庸之道也。而國人藉君子好逑之詞。引不孝有三之義。早婚如故。妾媵如故。先生之道，今猶不行。經曰：中庸其至已乎。民鮮能久矣。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好色者也。噫！ (未完)

6. 息內爭議

古初有爭乎。曰：古初無爭。今烏得爭。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爭可乎。曰：然則爭可息乎。曰：無則無息，有則有息。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不息求息，是謂益多。嘗試論之，父子也。瞽叟謀虞舜於井屋，君臣也。成湯誅夏桀於鳴條，兄弟也。鮮度毀周公於管蔡，周爭之而成春秋。漢爭之而有三國。晉爭之而分東西。宋爭之而畫南北。又嘗試論之。巢許息之而避，夷齊息之而死。孔丘息之而絕糧。孟軻息之而不能止。鞅息之而分尸。良息之而避穀。誼息之而哭長沙。原息之而沉汨羅。故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強以仁義繩墨息暴人之爭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且楊子嘗妄言之矣。余嘗妄聽之矣。彼民之所以不得休息者。名位壽貨四事耳。夫以名爭者，名亡則息。以位爭者，位傾則息。以貨爭者，貨絕則息。以壽爭者，壽終則息。故曰：偉人元勳能無名乎，總統內閣能無位乎，武人議員能無貨乎。餘老逸士能無壽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四事去而爭息矣。今者北人之言曰：聖人之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萬世，不為害人。南人之言曰：不法法則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北人法動兵，南人兵護法。法動兵，法立兵起。兵護法，兵窮法絕。兵足以殺人之過，而不足以殺己之過。法足以刑人之非，而不足以刑己之非。強者役兵，弱者兵役。智者作法，愚者守法。恃兵恃法以治國，國之賊。廢兵廢法，爭息矣。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今使兵與法爭，兵勝法，法不兵勝。兵果是也。法果非也耶。法勝兵，兵不法勝，法果是也。兵果是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天下受其黷闇，吾誰使息之。使同乎北者息之，既

* 原載《清華週刊》1918年第148期，第9-12頁。北京清華學校出版。本文標點由編者劉志強增補。

已同乎北矣，又烏能息之？使同夫南者息之，既已同夫南矣，又烏能息之？使同夫北與南者息之，既已同夫北與南矣。惡能息之。使異夫北與南者息之。既已異夫北與南矣，又惡能息之。天下莫能息之，則息之者必其爭之者矣。嘗試明之。東海息之，而為總統。西林息之，而為總裁。梁氏息之，而為議長。馮氏息之，而為司令。握兵符者，長沙督軍。執干戈者，前敵將士簧鼓政客，奔走術士，皆外倡其和內守其爭。以燭亂天下者也。故天下每每大爭，罪在於言息者之多也。強暴之人，亡命以爭名位。不仁之人，持息爭以要富貴。不爭為爭者，天下之真爭者也。故曰：不息求息，是謂益多。昔者楠柏相與屠牛。楠誘牛而祚孔廟，拍趨牛而走燕市，二人者相與過於途。牛起而鬥，文惠君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一招而牛盡從之。故天下之善息爭者，莫文惠君若也。天下之不善從者，莫牛若也。今天下之智者曰：息之以南北分治。夫南之南有南，北之北有北。南之南視南則北，北之北視北則南。南北可分。南之南北之北不可分。不可分則爭不息矣。又天下之巧者曰：息之以各省聯邦。夫省之中有道焉。道之中有縣焉。省可邦，道不可邦。道可邦，縣不可邦。縣不可邦，則邦不聯。可分者南北，不可分者名位。可聯者省道，不可聯者人心。名位不分，人心不聯。欲爭之息者，是求馬於唐肆矣。昔子產誘朝穆也，勸以禮義，重以名位。朝穆拒而子產窮。孔丘說盜跖，尊為將軍，貴為諸侯。盜跖絕而孔丘奪，名位不足滿政客之望。將軍不足填武人之慾。舉天下以賞其善，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不給。分治聯邦以息爭。是無疾而自灸。疾走料虎頭。編虎須者。將不免矣。今天下之謀士曰：總統者北正南副，是蓋屠人宰割也。又曰國會者，去舊散新，是狂夫出妻也。又曰總統新選其正。舊選其副。憲法舊創其始。新集其成，是妓女之媚實也。宰割者利盡。出妻者理傷，媚實者情偽，是皆將以愚民者也。又曰舊者去參留眾。新者去眾留參。殺其父者出其母。殺其母者養其父母。存母配存父。兩是兩非之謀，謂之櫻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櫻人心而息爭，是今日適越而者至也。故此數策者養虎之術也。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惟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食物與之。惟其裂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慾心，一旦養虎